

人权圣火柏林传递

各界谴责中共迫害

【明慧网】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发起的迎接人权圣火仪式，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在德国首都柏林奥林匹克广场开幕。多位致力人权的来宾出席，纷纷发言表示对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暴行的严厉谴责，质疑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是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利用奥运会为纳粹专制政府的罪行涂脂抹粉后的又一场血腥奥运，要求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德国“在共产暴力统治下的受害者联盟”（UOKG）主席瓦格纳先生，代表该联盟旗下的三十五个协会发言（下图），他说：“一九三六年的奥运会使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在国际舞台上得以壮大。今日我们又面对着几乎相同的情形。这一次不是纳粹，而是红色法西斯。”瓦格纳指出，共产党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它从未放弃过它的兽性。”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欧洲分团团长、英国上议院议员考克斯男爵夫人在请人代读的讲演中提到：“不论在古希腊时期，还是现代，奥运会都象征着和平与各国间的合作。

所以奥运会不能在中国举行，因为那里有无数无辜的中国公民在同一时刻被酷刑折磨，被国家政权杀害。通过在五大洲传递这一圣火，我们希望全世界都来关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

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国际人权协会”德国分部的中国工作组负责人科普先生在发言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国仍然是酷刑第一国和人权侵犯第一国，不只是在数量上，而且更是在性质上。特别是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非常残酷的迫害。这个耸人听闻的对和平的人的迫害，已经能成为多次抵制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的理由了。从一九九九年法轮功被迫害以来，已经有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和监狱里被迫害致死，几千名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他们被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几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关在无数个中国的劳教所中。”

据媒体报道，奥运人权圣火接下来两个月将途经捷克、罗马尼亚、法国、立陶宛、比利时和英国等欧洲各国的首都，然后继续转往北美洲传递。◇

齐齐哈尔晨曦

第二十一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齐齐哈尔公安对我的迫害

身患顽疾生活不能自理 修大法身心健康显神奇：

我是齐齐哈尔市的大法弟子，今年45岁。由于身体多病，不到四十岁就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风湿病、十二指肠溃疡病、脑神经痛，使我生活不能自理。我跑遍了市里各大医院，吃遍了药也无济于事。我内心极度痛苦，时常在心里呐喊：谁能救救我啊！就在我对人生失去信心的时候，我有幸喜得大法，开始走上了修炼之路。不久，我身心健康，精神焕发，亲人为之高兴。可是迫害就开始了，使我和家人又一次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

文化路派出所非法绑架善良百姓：齐市劳教所酷刑迫害罪恶滔天：2003年2月20日我被齐市文化路派出所非法绑架并非法劳教一年。在齐齐哈尔市劳教所里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我坐过铁椅子，两只胳膊伸进椅背的两个圈圈里，双手被铐得紧紧的，手腕都卡出血来。30多个小时的折磨使我心脏病、胃病、头痛病复发，几天都不能进食。可恶警又惨无人道的对我进行野蛮灌食，鼻子、嗓子被插得直流血。2004年2月16日，齐市劳教所对大法弟子实行酷刑转化，声称三天之内全部拿下，那种惨烈的情景使我刻骨铭心。记得2月17日早9点左右，由王玉峰（劳教所政委）为首带着一帮恶警气势汹汹的闯进来，不由分说大打出手，当时一位老人时淑芳说：“不许打人，有话好说”。王玉峰上去就给她一拳，还邪恶至极的吼到：“说什么说，要说上四楼说去”。我顺手搬住王玉峰后背说：“别打人，我们是做好人的”。话音刚落，王玉峰就掉过头来狠狠的打我耳光，不知打了多少下，只听门外有个男恶警说：把她拉出去。顿时我就被王玉峰和另一个男恶警架着胳膊从二楼拖到四楼（四楼是酷刑场）。到了四楼后恶警用黑布把我的眼睛蒙住，吊在铁椅子上进行迫害。到了10点左右又换人了，把我的两只手吊起来狠狠的勒，大约半个多小时才把我放下来，我晕倒在地上。

大夫给我做心电图，由于身体抽搐的很厉害，他们说我没吃饭的缘故，紧接着给我强行灌食，两次插管都将食道插破，吐了一地血。大夫为了掩盖实情，拿纸把血盖住，又把我蒙眼睛的黑布拽了一下，不让我看。就这样我缓了一会儿。又问我写不写，不写把我扣在铁椅子上，我开始大口吐血，大约在早上3点左右，他们才把我放下来转到另一房间里让我坐在铁椅子上。到早上6点多又换人了，是一个20多岁的男恶警，他恶狠狠的说：写不写？我说不写，就把我两臂后背朝上悬挂，大头朝下，脚跟离地。还不断的威胁我：“你要不写到半夜把你扒光扔到外面冻个半死，缓过来再冻，不信就等到晚上看”。就在这恐怖高压威逼的情况下我违心的做了不该做的事。之后我头痛得象裂开一样，眼睛痛流下的眼泪是粉色的，到下午2点左右我回到二楼，我从镜子里看到我的眼睛通红，嘴巴也歪了，这才知道是王玉峰打的。我躺了一个月，也是超期关押一个月，2004年3月20日获释。这次被迫害后头经常麻木疼痛、见忘，出门找不到家。

新江路派出所警匪肆意抄家 劳教所恶徒张志杰灭绝人性逼写五书：2006年4月4日，我下班回家发现居委会主任和四五个恶警正在抄家，抢走我的书、丈夫做生意的两万元现金、和孩子的电脑。他们把我抬到车上拉到新江路派出所，当时我不能说话不能动。丈夫在我身旁不断的呼唤我，到晚6点多钟他们让我丈夫走，（转下页）

【明慧网】香港人朱柯明，一位拥有近百员工的成

千万富翁控诉迫害法轮功元凶

功企业家，因状告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等中共高干，被中共非法抓捕，家财尽失，遭酷刑折磨五年后经海外人士营救获释，目前在香港靠画画为生。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两名法轮功学员（朱柯明、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中国最高法院提交申诉状，状告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与政法委书记罗干迫害法轮功的违宪、违法行为，仅十多天，两人被中共警察秘密抓捕，一死一伤。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朱柯明——活下来的那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入禀高等法院，再次控告江泽民，李岚清及罗干三人，违犯酷刑、伤害、非法监禁等罪，要求被告民事赔偿。这也是全球诉江案在第十七个国家第十八宗诉讼案。

连看三天 奇书冒金光

一九五七年生于北京的朱柯明，一九九二年移民香港。修炼前，他是一位千万富翁，经营一家有着近百名员工的私人企业，从事办公用品及家用家什生意，他在大陆还拥有两项实用专利。他兴趣广泛，曾师从著名国画大师画国画，也曾经设计过一流的园林别墅。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来不信气功的他，从合作伙伴手中接过《转法轮》一书，一看就看进去了，连看了三天。「我觉的这本书就是我要找的东西，这些书里面全是我心里想的。我觉的人就应该这么做。我看到第三天，这书冒金光，真是奇书。」

朱柯明按照书中「真、善、忍」的道理要求自己，很快手下的员工发



现老板改变了。原来脾气暴躁，骂人不留情面，现在变的宽容起来。

三天学法律 无师自通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下令镇压法轮功。「刚迫害的时候，我一看电视，当时我就哭了。师父这么伟大，为国家节省了那么多的医药费，政府怎么可以这么做！又是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我当时就对朋友说，法轮功学员就要出来讲真话。」

朱柯明和后来被打死的王杰，一开始给当时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包括江××写信。写到第九篇文章，朱柯明想到不能这样写下去。「迫害近一年都没有停止过，当时就觉的只能告他。这也是我们对中共彻底失望后，为制止这场迫害所抱的最后希望。」

从来没有学过法律的朱柯明，买来厚厚的法律书籍，花了三天写了正规的申诉状，长达四万多字，用真名实姓起诉，列出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等人迫害法轮功等违法违规九条罪状，并要求释放所有无辜被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清白。

诉状于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九日经挂号信寄达中国高

检后，被告江泽民、罗干亲自下令逮捕原告，警察循着他们的笔迹找到他们。

九月七日深夜，数十名公安越过围墙强行入屋，二人被捕后受到猛烈殴打与酷刑。朱柯明在一个多月后见到王杰，一百五十多斤的体重瘦到七十多斤，那是他见到王杰的最后一面。

酷刑转化 坚定不屈服

朱柯明被捕后被秘密关押，直到二零零一年四月份朱柯明被判刑后，家人才知道被关的地点。在天津茶淀监狱整整五年，朱柯明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中共政权对法轮功修炼者从精神到肉体惨无人道的非人迫害。

「他们对我进行打骂、恐吓、电棍、长时间不让睡觉、强行洗脑等等一系列非人性的刑罚和虐待。遭受到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刻骨铭心的痛苦与伤害。」他受的其中一种刑罚是整天端正的长时间坐着，不许动，眼睛只能往前看，不许眨眼；膝盖中间夹一张纸，掉了都不行，这种刑罚可以把人的臀部坐烂。「当我被七、八根电棍电的很难受的时候，我问自己：如果每天都这样被电着，还修不修？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回想这五年，有泪不轻弹的朱柯明哽咽了起来。他说：「一个人你要守住这一念，真的不容易。」

再次诉江止迫害

从二零零一年八月起，香港与美国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努力，呼吁释放在北京被捕的香港居民朱柯明。他最终于二零零六年中被释放。

出狱后回到香港，朱柯明第一次看到《九评共产党》，当时觉的这不是人写的书，是神写的书。「我体会到，人根本无法把共产党的本质揭露的这么透彻。如果你认同《九评共产党》，证明你还有善心在。」

二零零七年六月朱柯明再次在香港状告江泽民等人，案件被香港法院正式受理。朱柯明说，「诉江决不仅仅是为我们几个人讨公道，也是在为被中共迫害的所有法轮功学员讨公道。如果这个迫害延续的时间越长，所造成的后果、被毒害的人越多。越早把共产党的邪恶、把江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摆出来，才能更早结束这场迫害。」◇

我加期。一次所里迫使我们穿囚服，我拒穿，她们给我上刑，有一次我坐了10天铁椅子。如今我被中共恶党迫害的已丧失劳动能力。◇

(接上页)。还说：她现在不交待，到半夜什么都说了。当时我对丈夫说：“如果我死了，就是他们害死的，你妻子没有罪，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一定为我伸冤”。他们把我拖到很脏的小黑屋里弄到铁椅子上，开始逼问我书是哪来的？有个恶警说：“郝智美你知道吧，她就是我们弄死的”。他们给我带上头盔，有抻胳膊有抻腿的，然后往我后脑打了一棒子，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们把我抬到市看守所，于5月10日再一次把我抬到劳教所强行转化，七八天不让睡觉，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强迫我干活，正如张志杰队长叫嚣的：“我们不打你，也不骂你，共产党有的是办法治你”。就这样我被折磨得处于昏迷状态，有一次我在昏迷中，张志杰指使别人把着我的手写了所谓的五书。我决不承认这卑鄙的行径，他们就严管我并给